

爱写作的厨师

梁华春

“爱写作的厨师”是我的一位文友与老师。年初，我有幸进了一个文友群，其中，“爱写作的厨师”吸引了我，这个马甲有点意思，背后会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？

首先触动我的是他的友爱善举。通过文友口口相传，我得知这位“爱写作的厨师”一直以来都在免费指导许多文友写作，这让我非常惊讶。我好奇地在群里问他，为什么要这么热心肠？他回了我一个笑脸表情包，说：“这不算啥。我写作以来，得到了众多前辈老师的帮助、指导，我只是将他们的善意接力延续下去而已。”

我一时不能完全信服他这谦辞。时间久了，见群里有那么多天南地北、身份不同的文友与他联系亲密，或向他报喜文章发表了，或向他邀约改稿，我又觉得他这个“传灯人”绝非虚言。

带着探究之心，我加了“爱写作的厨师”的微信。得知我在写作上遇到了困惑，他温言安慰的同时，向我推介了许多文章。比如，《几个关于报纸副刊投稿的技巧》《散文写作最容易出现的问题》《旅游散文怎么写》《怎样让编辑看上你的文章》……这倾囊相授的行为，一下子就感动了我。

读了他《擦亮心底的明灯》一文，我更多了解了他的身世与经历，这让我陷入深深地沉思：一个



归来 周文静 摄

因家庭变故而肄业的高中生，一位为生活而辗转奔走的厨师，不忘热爱写作的初心，时常带着满身疲倦和烟火之气，用心苦读于图书馆中，笔耕不辍于孤灯之下，文章发表不断，精神多么难得啊！

我们扪心自问，有多少人面对生活的风雨，还能够怀揣梦想不放弃呢？“爱写作的厨师”确实非同寻常呀。成功的花，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。然而当初她的芽儿却是浸透了奋斗的泪泉，洒遍了牺牲的血雨！这句话用在他的身上，毫不

违和啊！

品味他的文章，无论是《安庆西站》《我的继父我的爸》《藏在棉花里的爱》，还是《往事萦心》《池塘新曲》《下塘烧饼》，貌似都是生活琐碎，都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小事，但这其中却洋溢着 he 浓烈的亲情、乡情，和对平凡生活的热情。

得悉他要停笔一段时间，为此遗憾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为他点赞。显然，他不再只是沉浸在抒发热爱乡土、热爱亲人之情的青年作家，他在吹响新的生活号角，他要

成为一位依靠自己，勇毅挑起生活重担，为全家人幸福而去拼搏的青年实干家。

他是位开朗幽默的青年，时常在文友群、朋友圈里发一些视频、文案。比如，某某快餐店隆重开业、某某单位发来订餐短信，自己用稿费请员工喝奶茶，和员工一起吃龙虾等等。满满都是时代青年的“凡尔赛”气息，真实有趣又可爱。

每每此时，一众文友总会嘻嘻哈哈地和他说笑，说他是用锅铲大勺为笔、肉菜为文字、油盐酱醋为形容词，将自己对烟火人间的理解与情感，发表在百姓人家的餐桌上、口碑上。夸他会用自己的厨师专长，脚踏实地努力奋进，圆自己和家人新的梦想。

文学即是人学，文学即是生活，无关身份。文学大家里，陆文夫和汪曾祺的文章中，都有关乎饮食的记述与描写，但惜乎他们不是真正的厨师。出身厨师的作家，或者作家开餐饮店的，似乎也不多。为此，我调侃他：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，是厨师抢了作家的饭碗？还是作家抢了厨师的饭碗？

“爱写作的厨师”，何止是爱写作？事实上，他是借写作和厨师的特长，用心敬爱父母长辈、友爱亲朋好友、疼爱妻儿老小、关爱求助之人，他正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，饱含激情地热爱生活、回馈社会。

卖画

王 荀

旭阳画廊位于颍州城的东大街，方圆百里著名的书画家，都会把自己的作品送到这里寄卖。国画中的花鸟虫鱼山水人物，书法中的真草隶篆，整张、对开、斗方、横幅、立轴，应有尽有。走进画廊的顾客，不论是乔迁新居，还是送亲访友，都能在这里买到心仪的字画，往往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

画廊的主人姓旭阳，是颍州最有名的画家。他画的山水，虚实有度，出神入化，充满生机，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，州府县衙里都挂有他的山水画。除画山水外，旭阳还擅长画四尺整张竖幅《松鹤延年图》，画中的松鹤灵动自然，栩栩如生，笔法老到，无人能及。每天到画廊订画、买画的人，络绎不绝。日久天长，旭阳立下规矩，每幅《松鹤延年图》五千块钱，多年没有变过。

这天早上，老板娘欣红刚打开画廊的大门，正在洒水扫地，一个熟悉的声音飘然而至：“旭阳老师呢？”

欣红抬起头来，看到来人城南有名的孝顺媳妇张娟兰，忙回答道：“颍州图书馆上午举行书画展开幕式，他去那里参加活动了。”

“哦。”张娟兰应了一声，盯着画

廊里挂的那幅《松鹤延年图》，眼里泛着惊喜的光。

“你想买旭阳这幅画？”欣红微笑着问。

“是的。”张娟兰点点头，“我公公下周八十大寿，我想买幅旭阳老师的《松鹤延年图》，挂在中堂，显得喜庆庄重。”

“你真真是个孝顺媳妇。”欣红向她伸出了大拇指，禁不住夸赞道，“光明叔有你这样的儿媳妇，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，积了大德。”

光明叔名叫许光明，是张娟兰的老公公，十五年前得了偏瘫，整日卧病在床。张娟兰好生照料，端屎端尿，喂吃喂喝，买药煎服。遇到阳光明媚的好天气，张娟兰就把老人从家里背出来，放到木制的轮椅上，推着到街市给老人买好吃的好穿的，还经常给老人讲些有趣的故事，说些宽心话，逗老人开心，帮助老人按摩康复。许光明非常高兴，逢人就说，要不是儿媳孝顺，自己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不久前，许光明渐渐恢复了健康，能拄拐下地走路了。县政府为此授予张娟兰“孝顺媳妇”称号，大张旗鼓进行表彰，号召颍州百姓向张娟兰学习。

“只是，”张娟兰面有难色，显得很无奈，“你也知道，多年来，我老公公偏瘫，经常吃药。我现在手头不宽裕，只有三千块钱，你看能不能低价卖给我。”

“不能。”欣红摇了摇头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“旭阳的《松鹤延年图》，多年来每幅都卖五千块钱，从没低卖过，这是规矩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张娟兰叹了一口气，心里沉甸甸的，低着头，慢悠悠地走出了画廊的大门。

望着张娟兰离去的身影，欣红心里忐忑，三千块钱卖了这幅画吧？那就彻底坏了规矩，以前的确没有这样卖过，旭阳肯定也不会同意。不卖吧？欣红心里着实过意不去，张娟兰不是别人，她可是县政府大力表彰的孝顺媳妇，那份孝顺，那份爱心，是千金难买的。

欣红焦虑不安，在画廊里走来走去，四十年前的往事，又浮现在她的脑海。那年春天，欣红刚满十二岁。雨后初晴，欣红帮父母放牛，来到池塘边，一不小心，滑了下去。池塘里的水有一米多深，淹到欣红的脖子。欣红惊慌失措，吓得脸色苍白，双手拍打水面，哭着高喊：“救命呀——救命呀——”正在

这时，光明叔赶集回来，看到池塘中的欣红，扔下肩上的行李，没有来得及脱衣服，沿着泥泞的小道跑下来扑进池塘，背起欣红，抓住塘边的柳树条，十分艰难地上了岸……

“娟兰，”欣红跑到画廊门口，看到渐行渐远的张娟兰，高声叫道，“娟兰，你回来！”

张娟兰停住了脚步，怔了一下，转身疾步回到了画廊。

“娟兰，”欣红含着泪，无限深情地说，“光明叔是你的公公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幅画我卖了，你出三千块，我出两千块，还是五千块钱，权当是咱俩孝敬他老人家的。”

“太谢谢你了。”张娟兰如释重负，双手拿着画，千恩万谢而去，“下周我公公过生日，请你过来喝喜酒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一定前去祝寿。”欣红脸上的皱纹，一下子舒展开来，心里乐滋滋的。

